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攷觀帝王之治未有不本諸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

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翶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曽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翶而亦不知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况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

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為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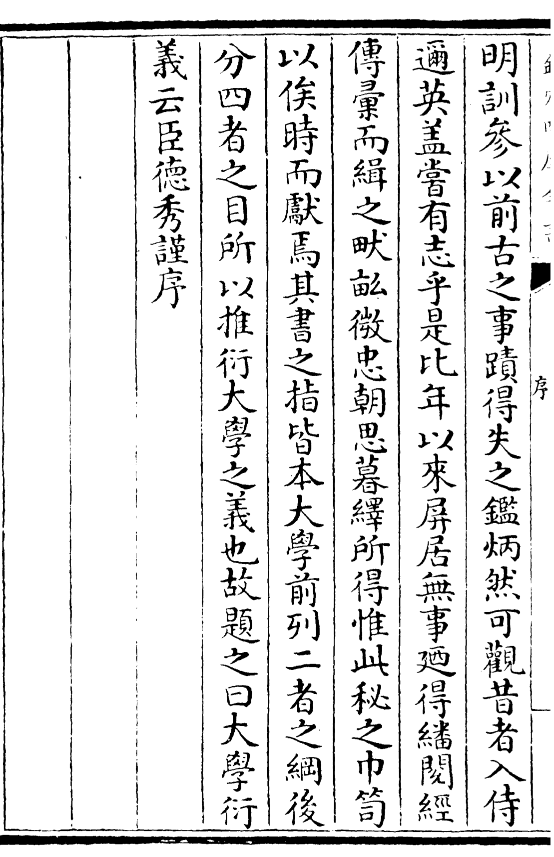
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謬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為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

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葢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

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姦雄竊國之術曰憸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向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

崇敬畏戒逸欲

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儆箴戒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沉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遊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二事無其目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内治之目有四曰宮閫内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内臣忠謹之福曰内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蚤曰諭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監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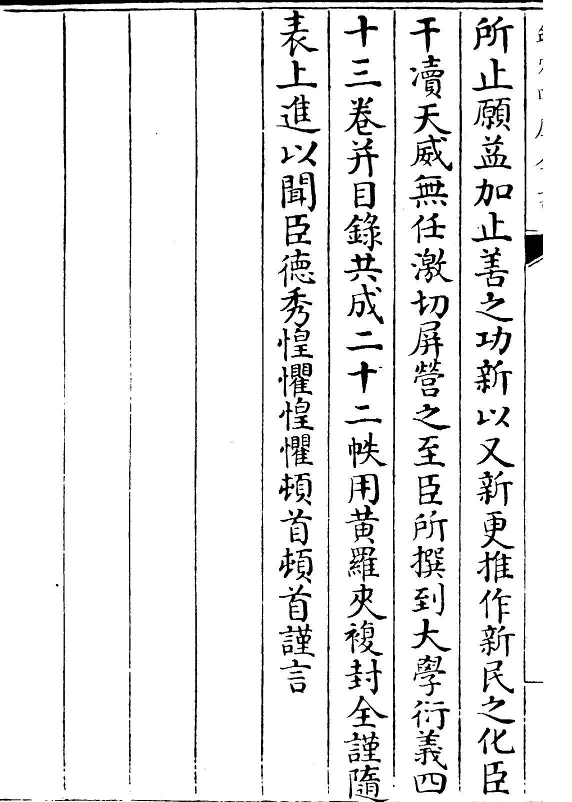
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然可觀昔者入侍
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廼得紬閱經
傳彙而緝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巾笥
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
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
義云臣德秀謹序

進大學衍義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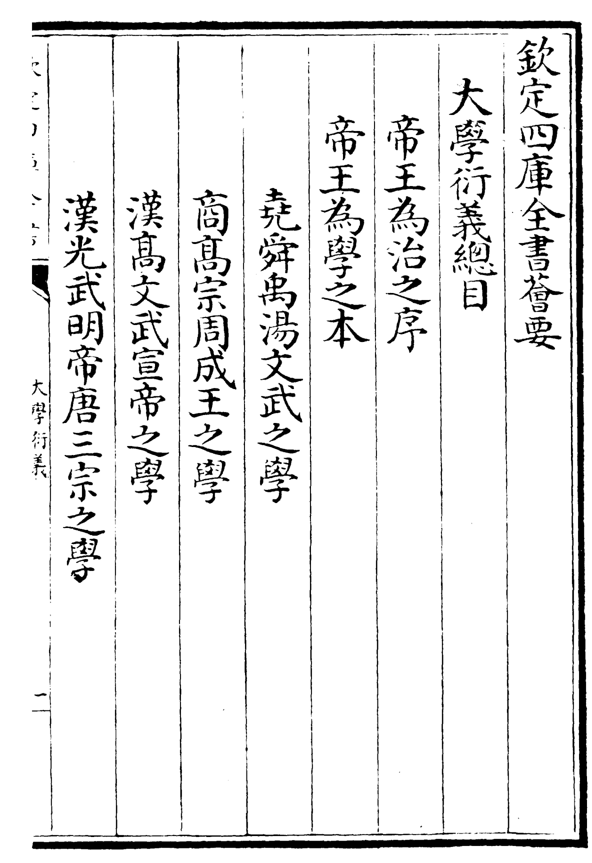
臣德秀言伏准九月十五日尚書省劄子為臣具奏乞投進所撰大學衍義奉聖旨令疾速投進者伏以汗竹雖勤何補聖經之奥食芹欲獻誤承天語之温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以齊家治國見修已

為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逮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迺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于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兜雜進于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効編摩遽罹三至之讒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畎畆不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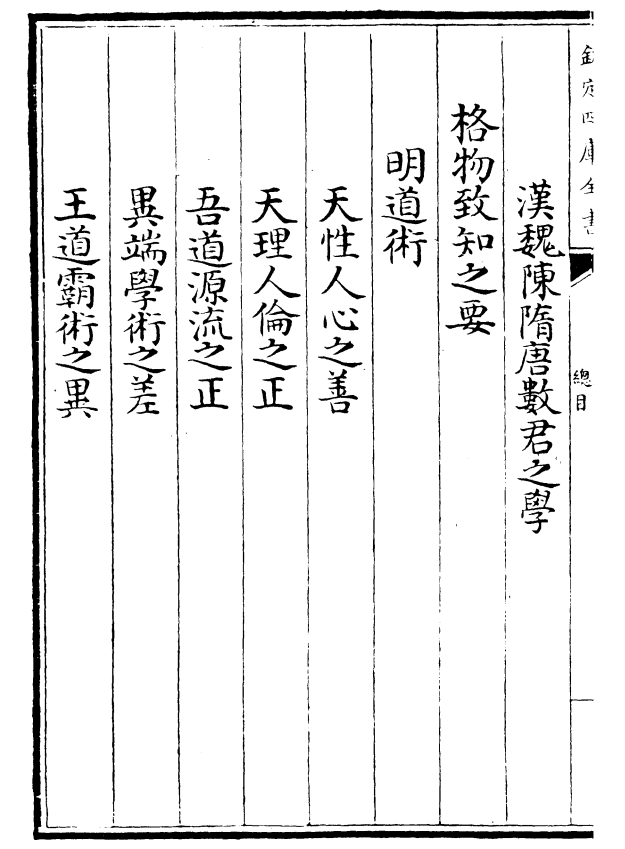
君每惓惓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剟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岳之崇深期効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遹隆於成后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于商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修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適粹成編冒塵清燕止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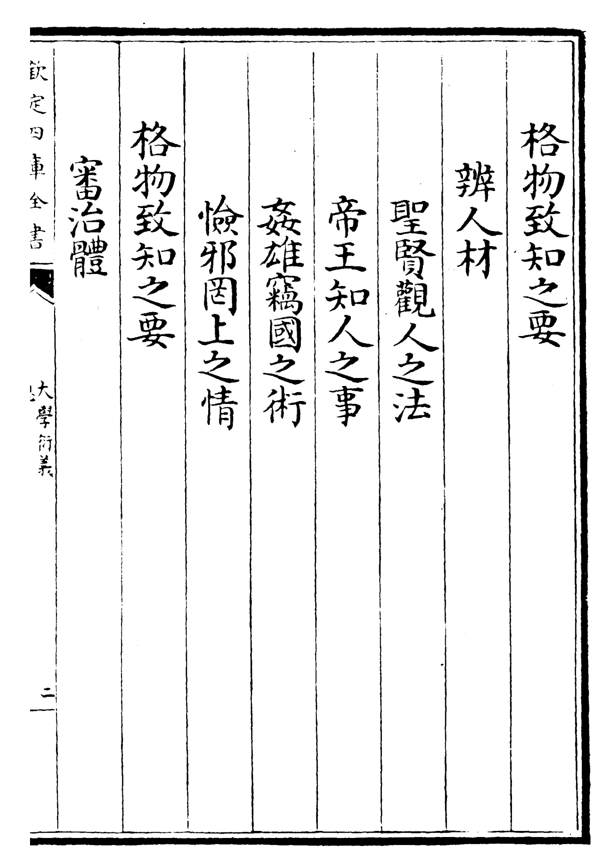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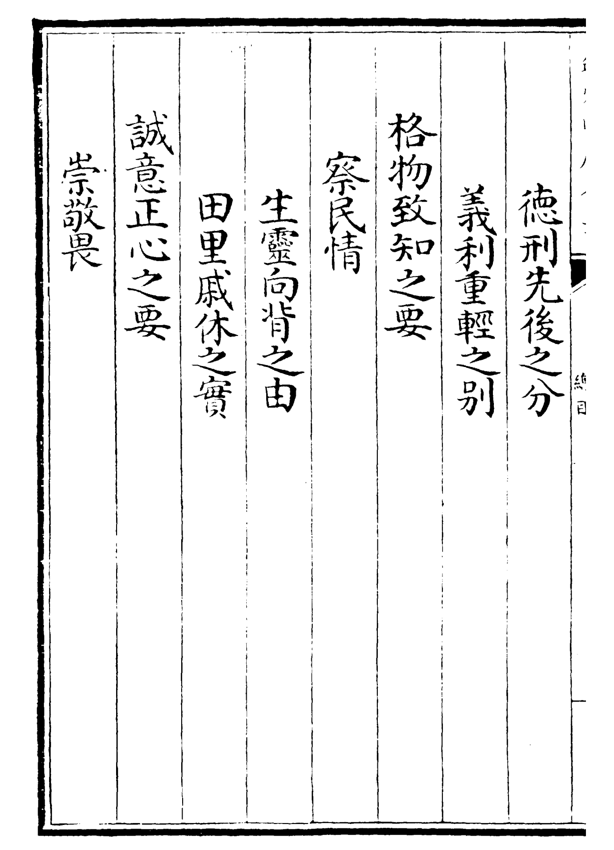
所止願益加止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臣干瀆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并目錄共成二十二帙用黄羅夾複封全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大學衍義總目







修己之敬
事天之敬
遇災之敬
臨民之敬
治事之敬
操存省察之功
規警箴戒之助
誠意正心之要

戒逸欲

總論逸欲之戒

沉湎之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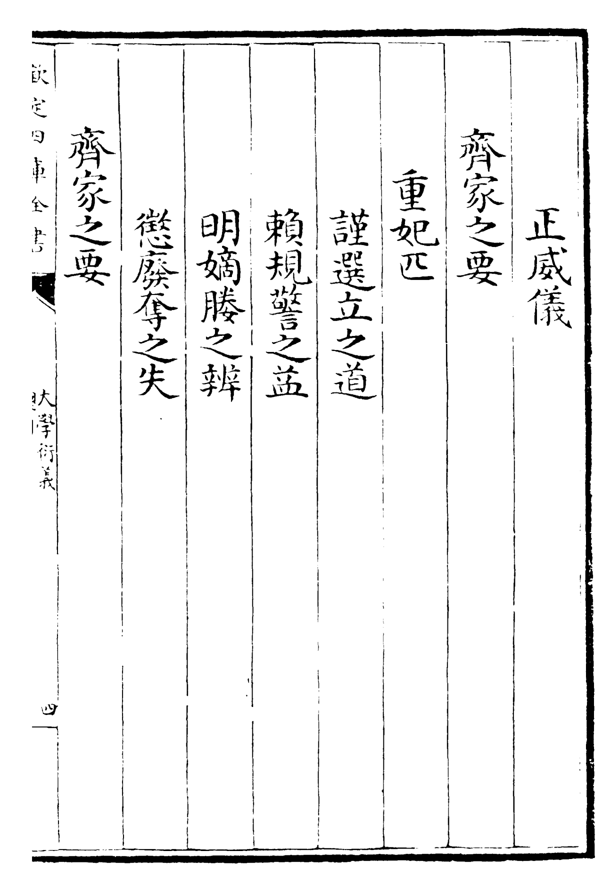
荒淫之戒

盤游之戒

奢侈之戒

修身之要

謹言行



嚴內治

宮闈內外之分

宮闈預政之戒

內臣忠謹之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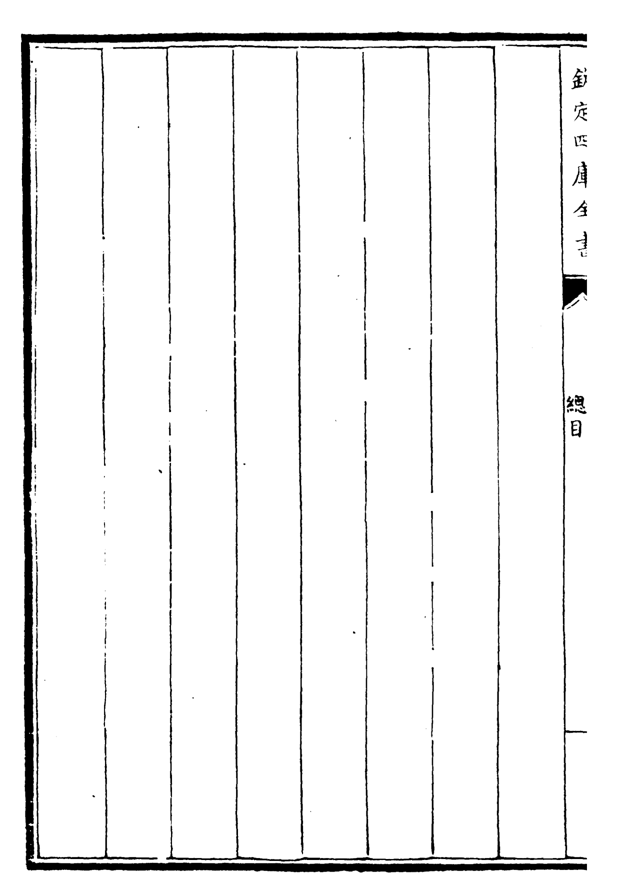
內臣預政之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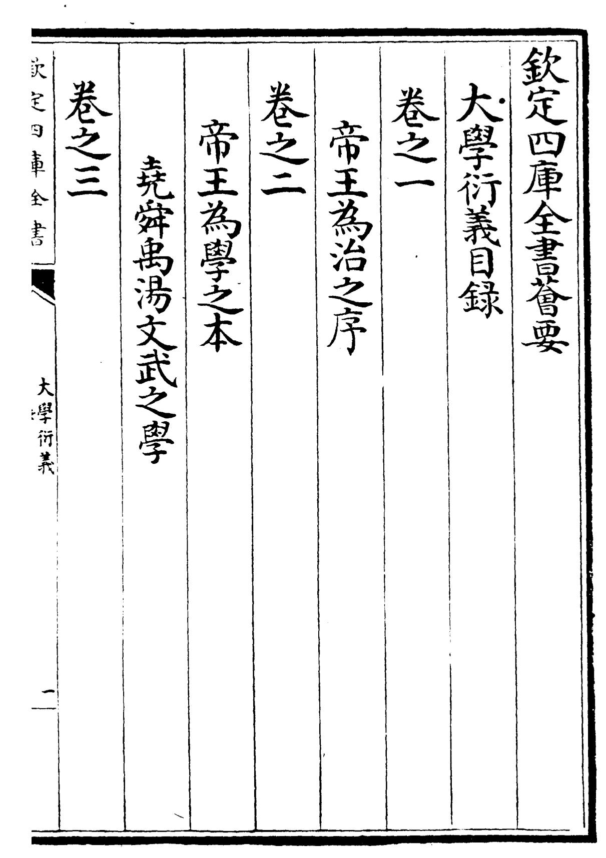
齊家之要

定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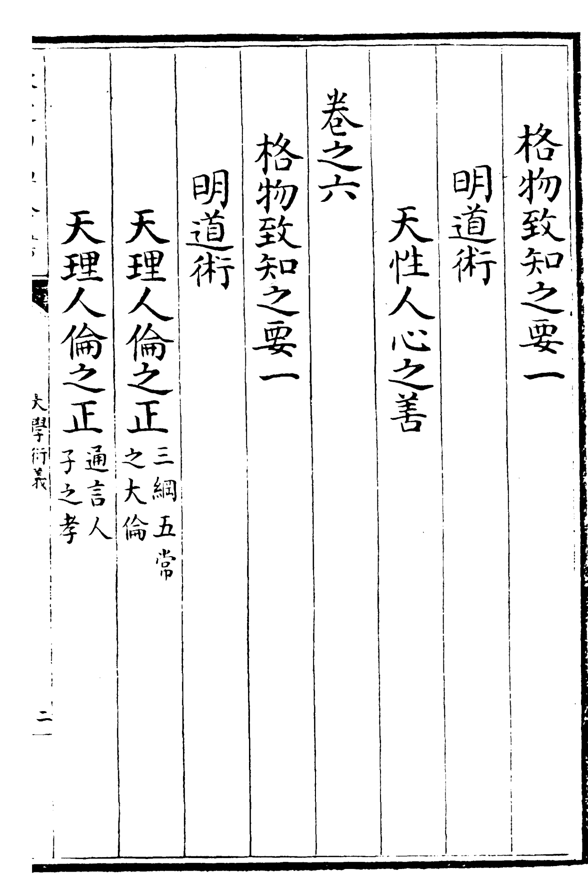
建立之計宜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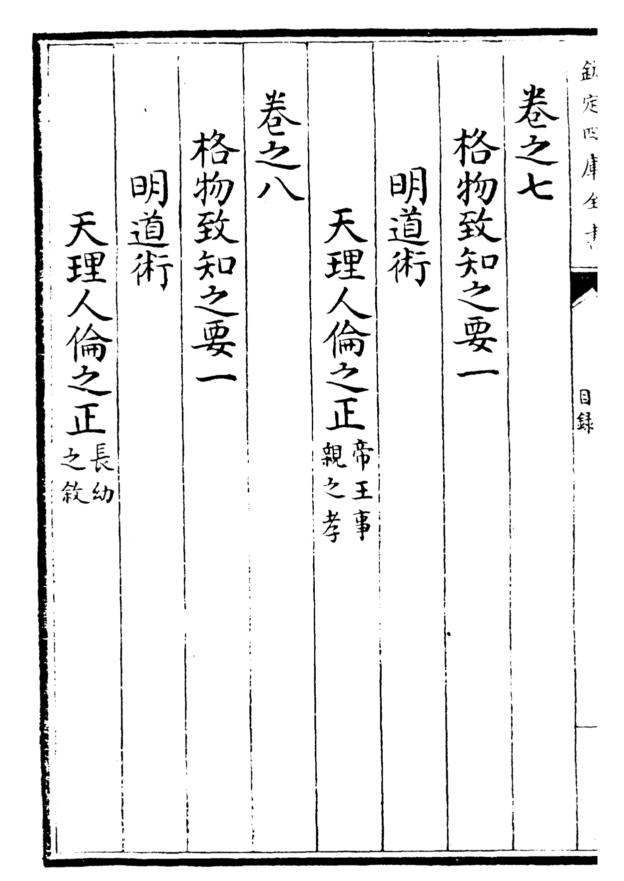
諭教之法宜豫
嫡庶之分宜辨
廢奪之失宜監
齊家之要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外家驕溢之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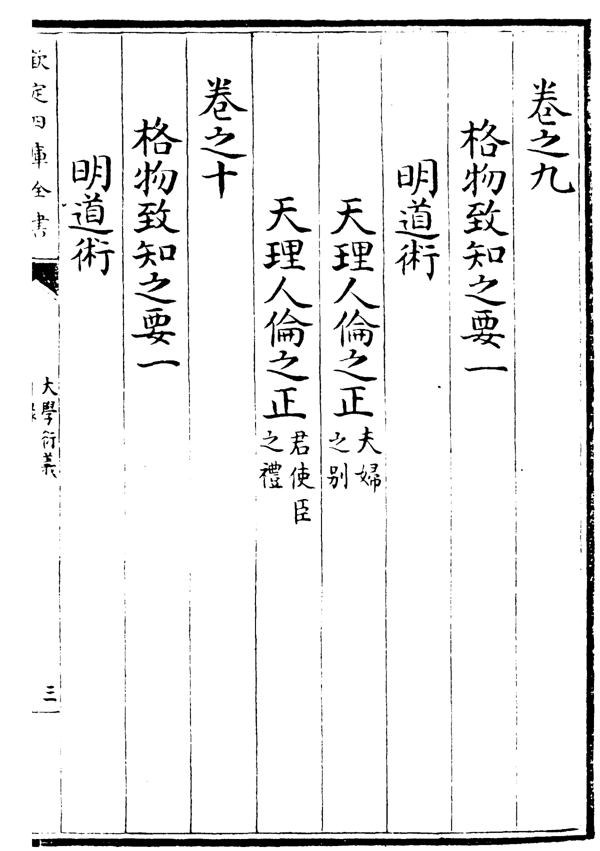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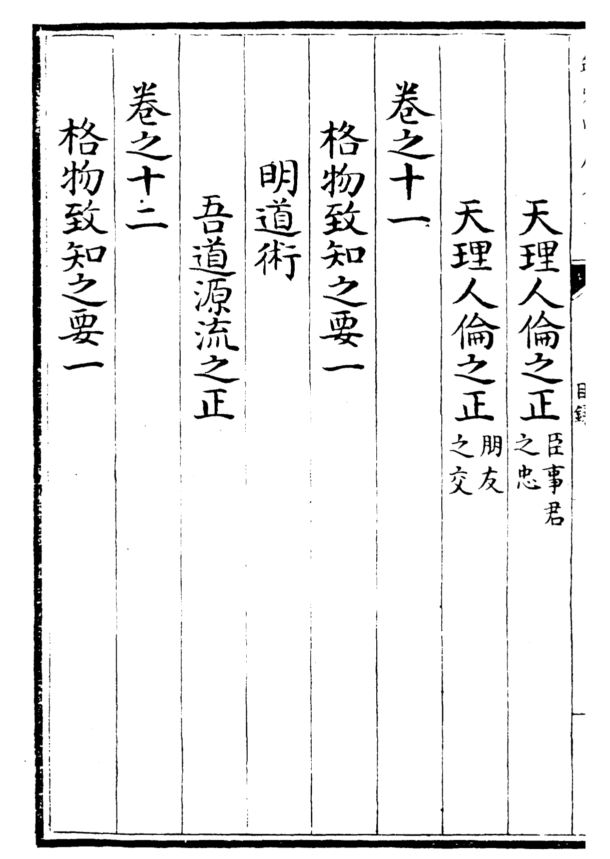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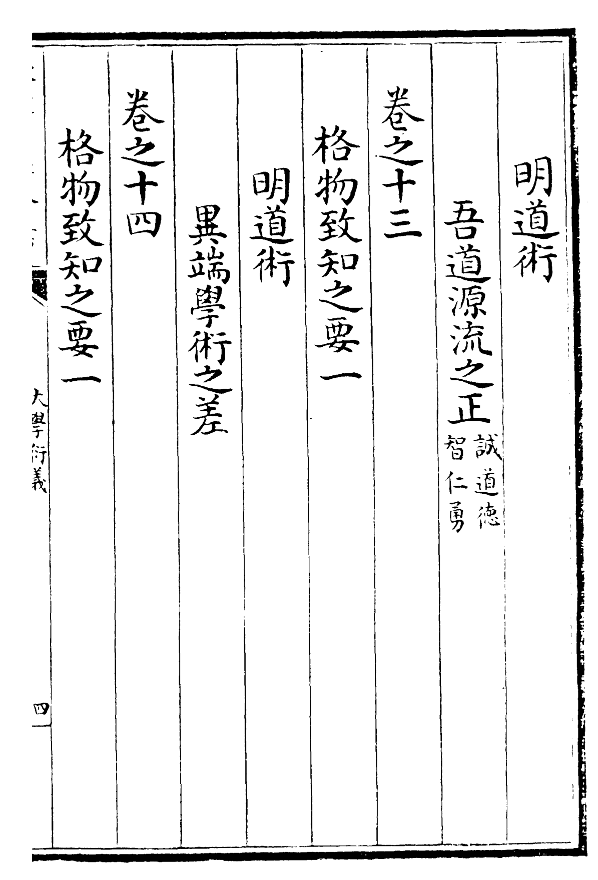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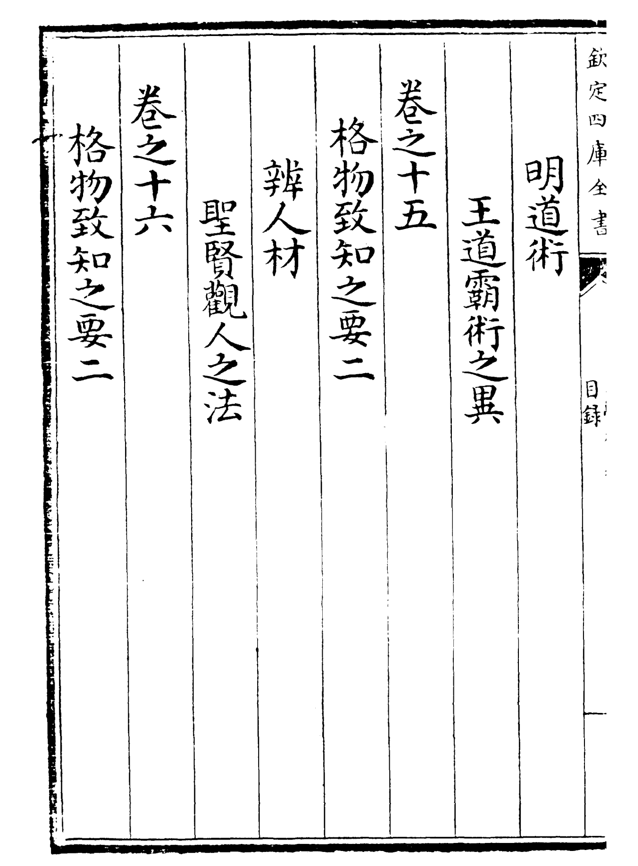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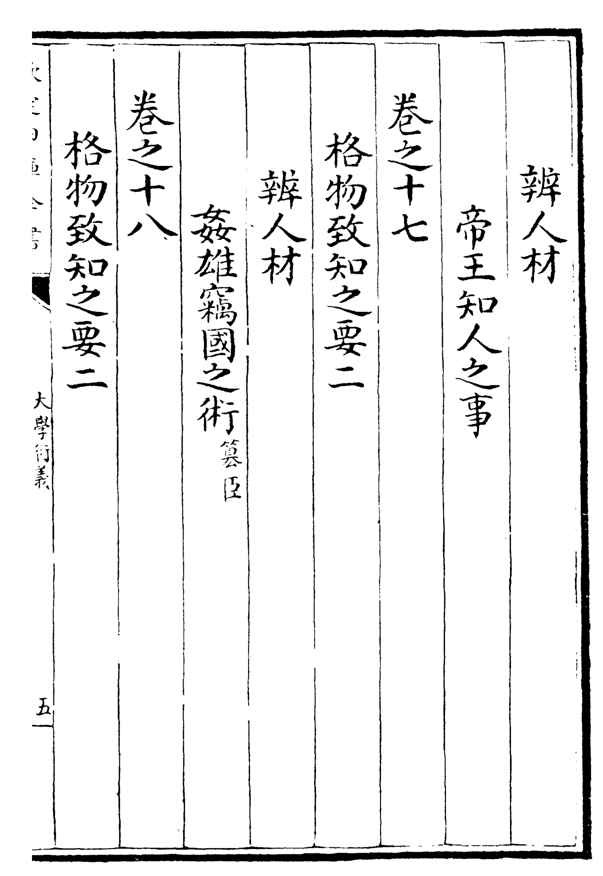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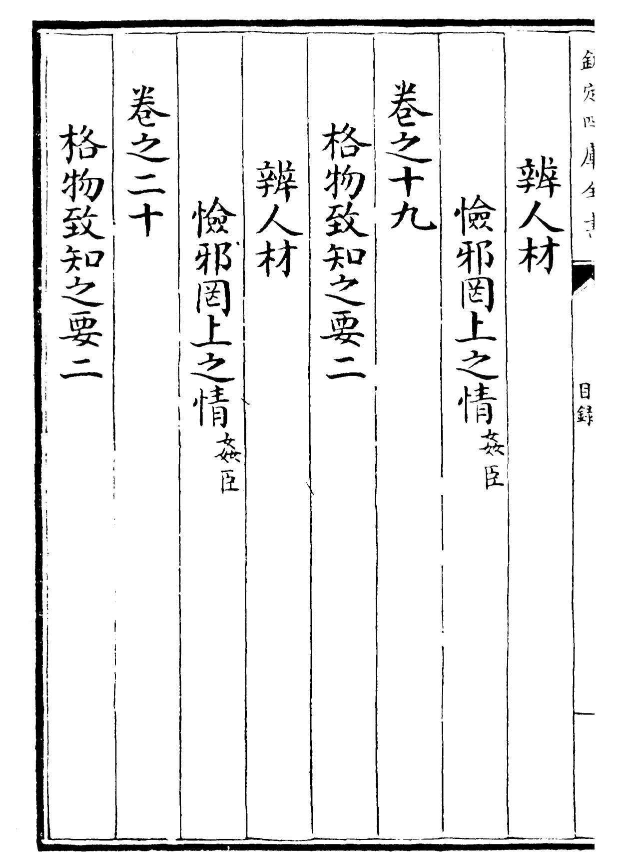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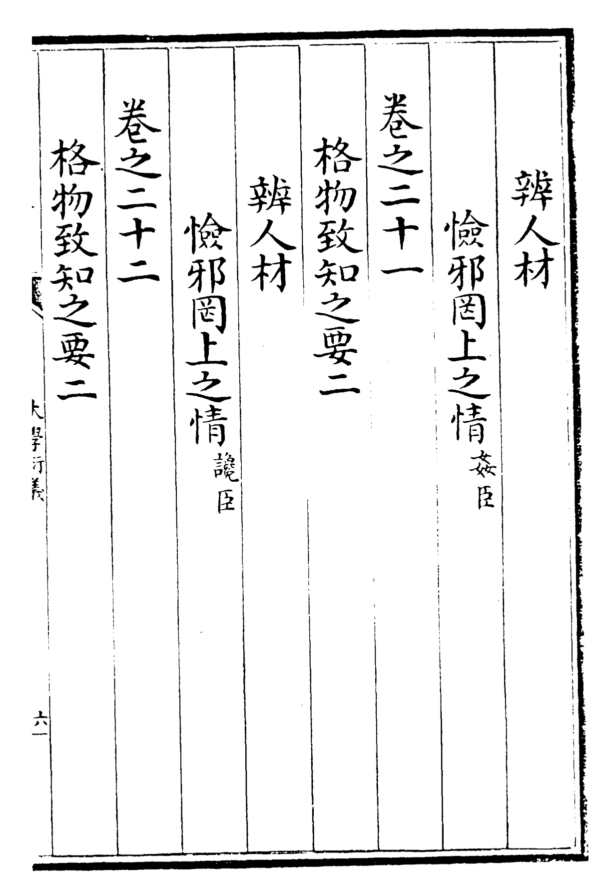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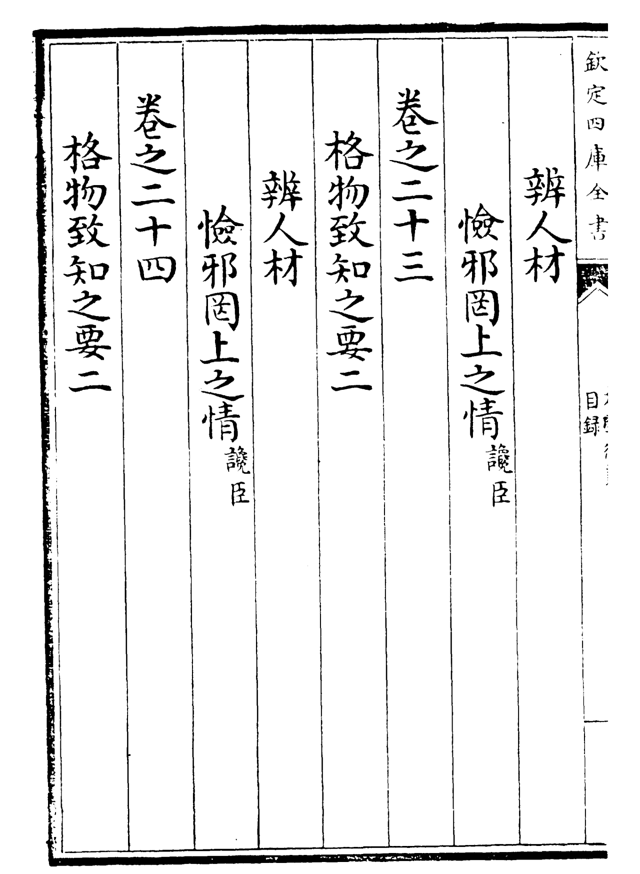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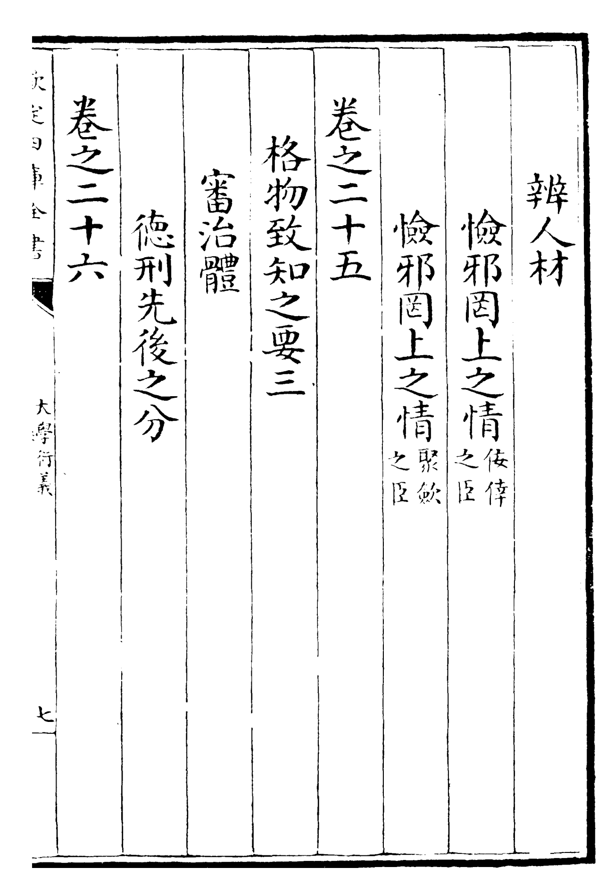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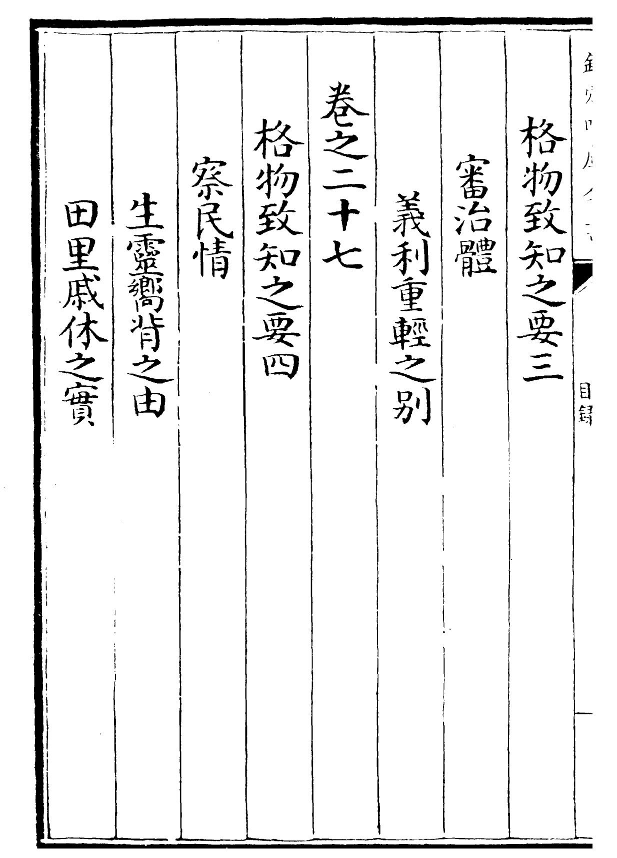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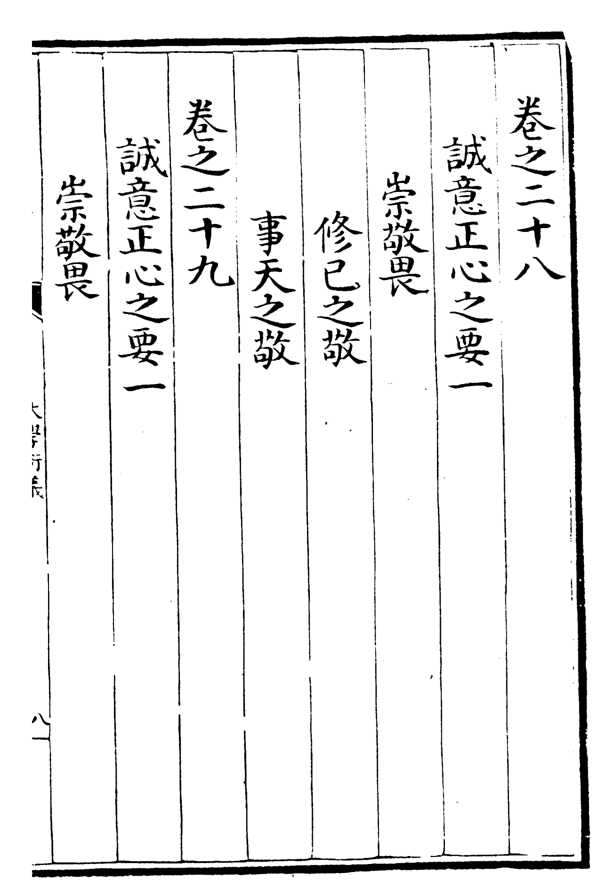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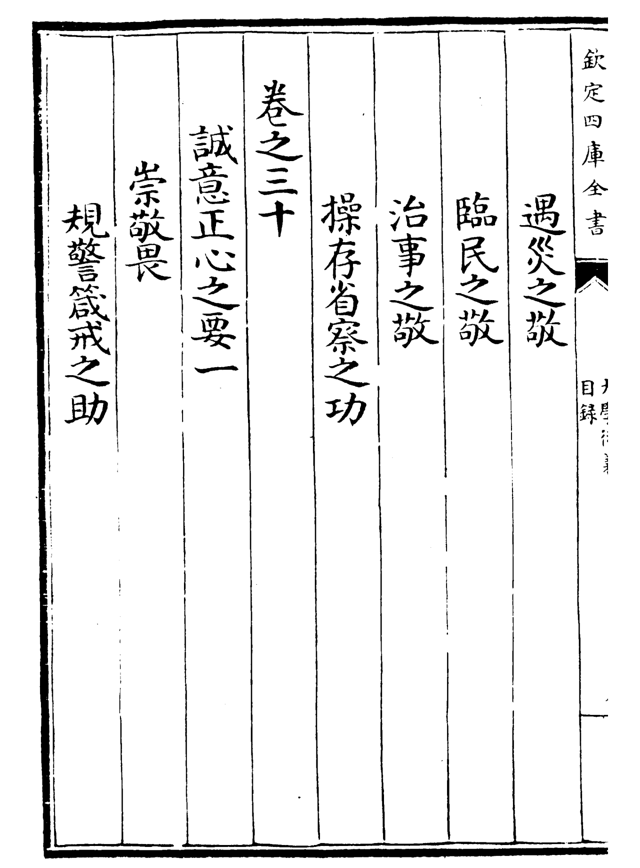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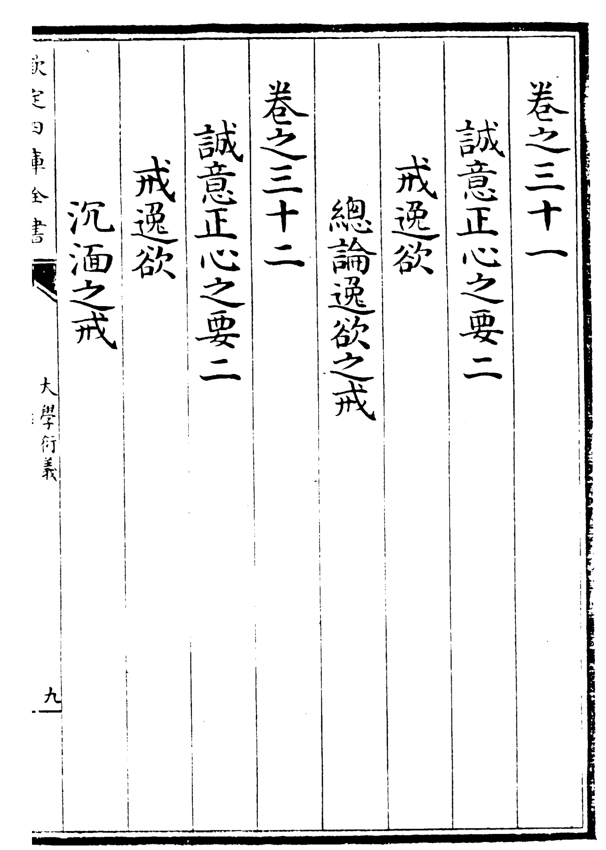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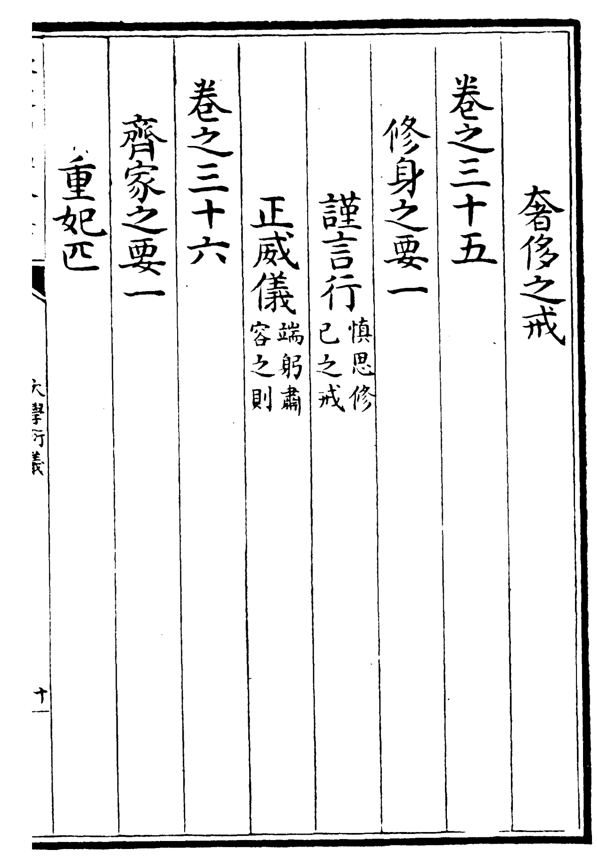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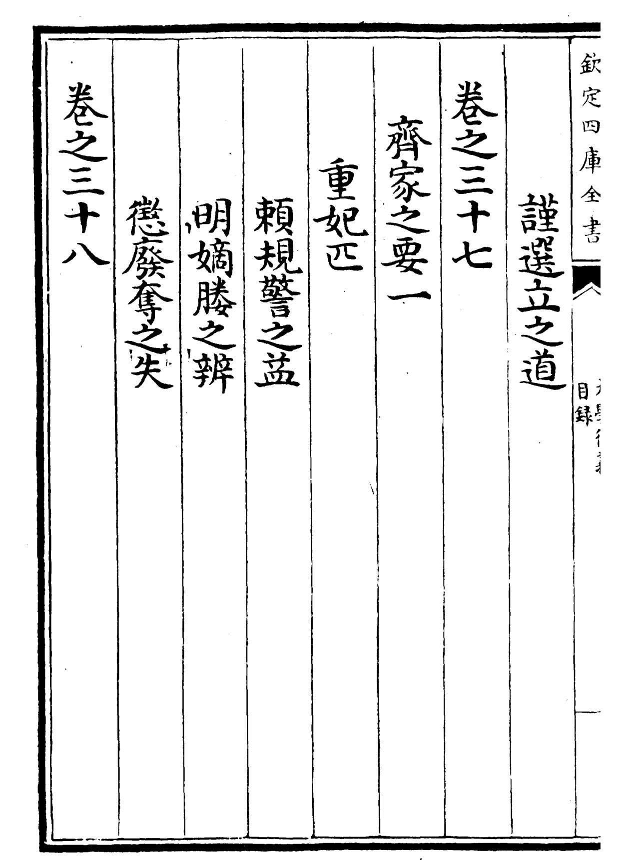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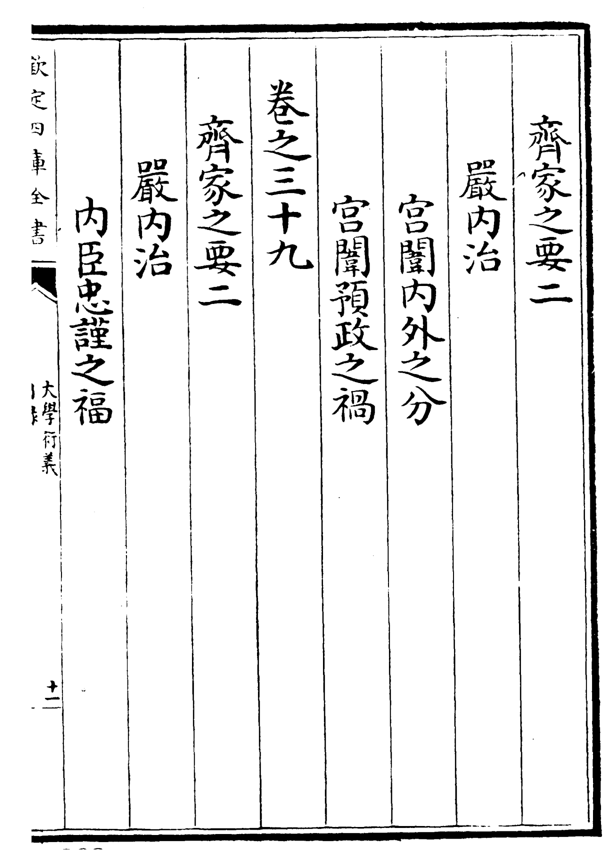












齊家之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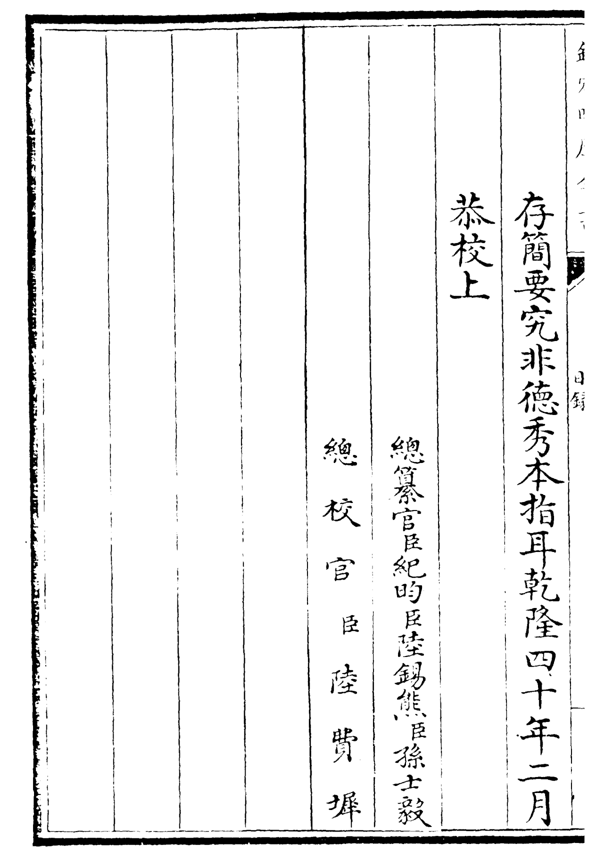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外家驕溢之禍

臣等謹按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宋真德秀撰德秀事蹟詳具宋史此書端平初為户部尚書時所進讀也因大學條目而傳以經史為綱二為目四又别其類為十有二每條之中

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及諸儒經釋史論之有所發明者而已說亦附焉其著述之意詳見自序及所上劄子當時即謂其有裨治道明楊士竒稱其廣大精密綱目畢備張寧稱其依經據史博古通今言天必徵於人語事不遺乎理録善惡以示鑒戒廣節要以盡工夫皆非虛譽也嘉靖初禮部尚書楊廉嘗為之節畧刪成二十卷雖意



存簡要究非德秀本指耳乾隆四十年二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六十六 經部

大學衍義卷一

宋 真德秀 撰

帝王為治之序

堯典虞書篇名典者常也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發語辭曰字與粵越通用稽考也言考古之帝堯其事云云也曰放勳放至也亦廣大之意如放乎四海之放勳功也欽明文思安安欽敬也思去聲允恭克讓允信也克能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被及也四表四外也格至也上天下地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明明之也俊大也以用也九族高祖

至元孫之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睦和輯也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内之民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合也於美也變化也時是也雍和也

臣按此章紀堯之功德與其為治之次序也自鴻荒以來羲農黄帝數聖人作皆有功于生民而堯之功為尤大故曰放勲亦猶孔子稱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欽明文思堯之德也欽謂無不敬明謂無不照文謂英華之發見思謂意慮之

深遠安安無所勉强之意言其德性之美出乎自然不待用力所謂性之者也允恭克讓堯之行也恭非飾貌故曰允恭讓非強為故曰克讓所謂安而行之者也積諸中者深厚則發乎外者光明故能覆冒四表而昭格兩間此所謂帝者之德也克明俊德言能明其大德也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大德則其總名也明俊德者修身之事親九族者齊家之事所謂身修而家齊

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所謂國治而天下平也明曰昭明明之至也和曰協和和之極也曰於變則無民之不化無俗之不美雍雍乎如歲之春此所謂帝者之治也先言克明俊德謂堯能自明其德次言百姓昭明謂民亦有以明其德也德者人之所同得本無智愚之間凡民局于氣稟蔽于私欲故其德不能自明必

賴神聖之君明德為天下倡然後各有以復其初民德之明由君德之先明也夫五帝之治莫盛于堯而其本則自克明俊德始故大學以明明德為新民之端然則堯典者其大學之宗祖歟

臯陶謨亦虞書篇名臯陶舜之聖臣謨其所陳之謀也曰慎厥身脩思永慎敬謹也厥其也永長也惇叙九族惇厚也叙次也庶明勵翼庶明謂衆賢也勵勉也翼輔也邇可遠在兹邇近也可遠謂可推而及遠也兹此也

臣按臯陶為帝陳謨未及他事而首以慎脩其身

為言蓋人君一身實天下國家之本而謹之一言又脩身之本也思永者欲其悠久而不息也為人君者孰不知身之當脩然此心一放則能暫而不能久必也常思所以致其慎者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以至無往而不如是夫然後謂之永不然則朝勤而夕怠乍作而遽息果何益哉後世人主有初而鮮終者由不知思永之義故也謹則常敬而無怨思則常存而不放脩身之道備于此矣然後

以親親賢賢二者繼之九族吾之屏翰也必有以篤叙之使均被其恩衆賢吾之羽翼也必有以勸勵之使樂為吾助身為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焉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祖歟

伊尹作伊訓商書篇名伊尹湯之聖相湯孫太甲立又相之曰今王嗣厥德嗣繼也今王指太甲謂罔不在初初謂即位之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臣按此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成湯蓋躬行之故伊尹舉之以訓太甲也欲繼成湯之德當在嗣位之初初焉不謹未有能終者也德者何愛親敬長是也人君之于天下當無所不愛而立愛則自親始當無所不敬而立敬則自長始二者愛敬之本也本既立則自家而國以及于天下無不在吾愛敬中者茍無其本而逆施焉則其愛為悖德其敬為悖禮豈先王出治之道哉

詩思齊之二章思齊大雅篇名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者儀刑之刑寡妻嫡妻也御治也

臣按此詩之序曰文王所以聖也說者謂文王世有賢妃之助故能成其聖德然后妃之所以賢則又本于文王之躬化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言文王之德儀于閨門也閨門正矣次及于兄弟以治于家國無不正焉其本皆自文王之身始孟子舉此詩以告齊王而斷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

已文王非人人化之也脩吾身於此而其效自形于彼故當是時内而后妃有躬儉節用之德無險詖私謁之心公子皆信厚王姬亦肅雍則化行于家矣中林武夫莫不好德汝墳婦人勉夫以正則化行于國矣視堯典之言若出一揆此帝王所以同道歟

易周易也家人卦名彖曰孔子辭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嚴尊也君長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亦孔子辭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卦體離下巽上離火也巽風也上九威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臣按家人一卦皆言治家之道二以陰爻居內卦之中女正位乎內之象也五以陽爻居外卦之中男正位乎外之象也古者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凡梱外之事屬焉女子居內凡梱內之事屬焉

各有攸主不相侵紊自士庶人以上皆然而人君之家所繫為尤重故禮有之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古者於男女内外之辨其嚴如此豈私意為之哉天陽為健主生覆於上地陰為順主形載於下此天地之正理也男以剛健為德而所職者斷制女以柔順為德而所職者奉承男女各得其正則合乎天地之理矣一失其正則悖乎天地之理矣治家以嚴肅為本父母

者一家之君嚴則家政舉不嚴則家政壞然所謂嚴者非猛暴之謂也父盡父之道子盡子之道推之兄弟夫婦莫不盡其道上下肅然無或少紊如此則家道正人君之家正推之於天下無不正者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卦體內離外巽故言風自火出君子觀此卦之象知天下之事莫不由內而出以家與國言則國之治亂自家而出以身與家言則家之正否自身而出故治國在於正家而正

家又在於反身吾身言行一有不謹則無以律其家矣故言必有物物謂有其實也行必有常常謂有常度也言行必謹吾身脩矣推之家國無不可者上九一爻復言治家之道嚴威則吉聖人慮後世昧其本旨或以猛暴為威不知治身弗嚴以威加人未有能服之者故以反身言之欲人君自反其身一言一動凛然不苟是則所謂威如也合彖象而觀則家為天下之本身又為家之本蓋斷斷

乎有不可易者

大學禮記篇名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親當作新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治平聲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

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臣按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於先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脩其身則自大學始發前聖未言之蘊示學者以從入之塗厥功大矣

中庸（亦禮記篇名孔子之孫子思所作也子思名伋曾子之門人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經者經緯之經）曰脩身也尊賢也（尊猶敬也）親親也（上親字謂親睦之也下親字宗族內外之稱）敬大臣也體羣臣也（體言體卹之如其身也）子庶民也（庶衆也言以子視其民也）來百工也（來如招來之來）柔遠人也（柔謂撫柔之柔）懷諸侯也（懷猶念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諸父謂伯父叔父也昆兄也）敬大臣則不眩（眩惑也）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

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既讀曰餼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先儒吕大臨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

之本然必親師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一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别也

朱熹曰脩身以下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

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或問九經之說奈何朱熹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

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脩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也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供使令所以為勸大臣之

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禄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歛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廪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滛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為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来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悦而願出於塗矣無後者續之如周武王立夏商之後已滅者封之如齊

桓公封衛國　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時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力以藩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

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信任大臣而無以間

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以脩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襍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

之而已豈有知其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進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將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眊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

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在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熹又曰一者誠也一不誠則九者皆為虛文矣

臣按九經之説朱熹盡之矣或謂大學先言誠意正心而後脩身中庸九經之序乃自脩身始何耶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此所謂敬也敬則意誠心正在其中矣熹之以一為誠何也曰天下之理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脩身不一善惡襍矣

尊賢不一邪正雜矣不二不雜非誠而何故舜曰惟一伊尹曰克一中庸曰行之者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臣按孟子謂天下國家乃世人常常稱道之言而不知國乃天下之本家乃國之本身又家之本其言蓋有序也本猶木之根本根固而後枝葉盛為治本末亦猶是也然大學言心而此不言心者蓋

誠意正心皆脩身之事言身則心在其中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邇近也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臣按戰國之時學道者不求之近而求之遠不知堯舜之道不離於徐行後長之際而仁義之實止在乎尊親敬長之間圖事者不求之易而求之難不知闢土地朝秦楚有甚於緣木求魚而老吾老幼吾幼則天下可運之掌故孟子切切以告時君

欲其反求之吾身而不責效於天下盖人君能親其親則人亦莫不親其親能長其長則人亦莫不長其長舉天下之人而各親親各長長則和順輯睦之風行而乖爭陵犯之俗息天下其有不平者乎是亦由一家以達天下之意

荀子名況請問為國曰聞脩身矣而未聞脩國也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臣按荀况之意謂君身正則臣民亦正故多為之喻如此亦有旨哉

董仲舒漢武帝時人建元初以賢良對策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犯也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

臣按仲舒之論自孟子之後未有及之者蓋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

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賢不肖有别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下特舉而措之耳夫天之與人本同一氣人事正則正氣應之此善祥之所由集也人事不正則邪氣應之此災異之所由臻也其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嗚呼可不謹歟

揚子名雄字子雲漢成哀間大儒著法言 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

天下雖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雖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臣按道即理也天下雖大同此一理人君所為循理則治悖理則亂故曰治之在道四海雖遠同此一心人君心正則治心不正則亂故曰治之在心一理可以貫萬事治大不在小乎一心可以宰萬物治遠不在邇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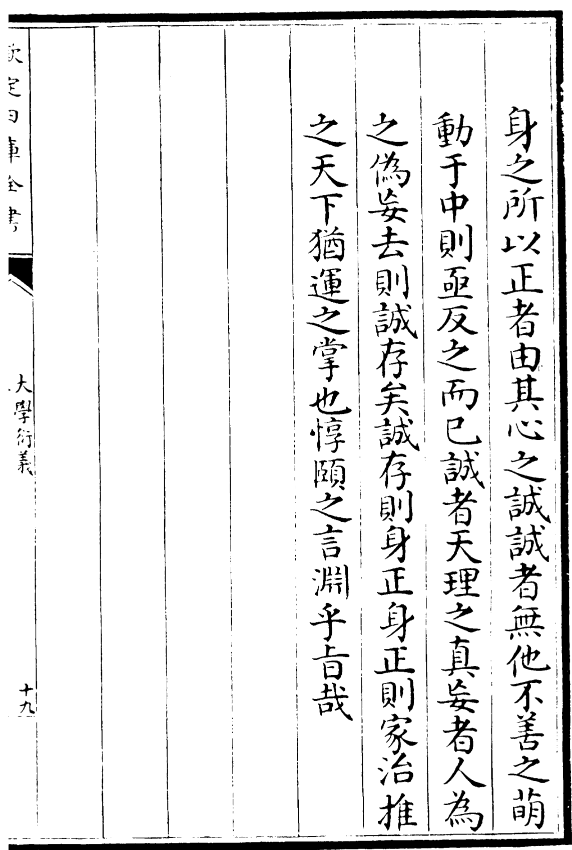
周惇頤 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本朝熙寧元豐間以郎官為監司著太極圖說通書得孔孟之微指

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則猶準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端正也誠實也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之屬和猶睦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睽家人皆易之卦名也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也離中女也二女同居而異意故為睽乖之象堯所以釐降二女于溈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釐理也降下也溈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復反也不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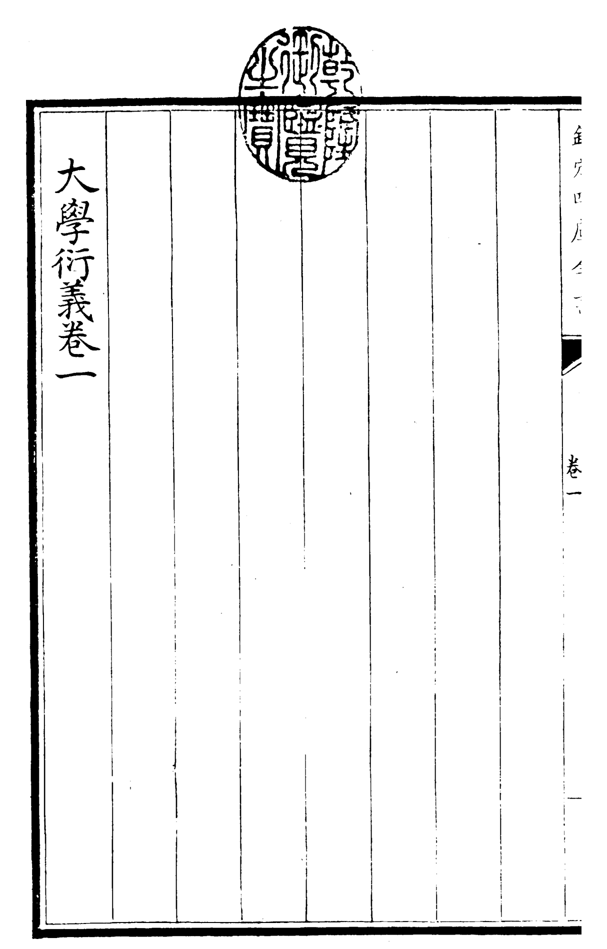
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无妄復亦二卦也

臣按惇頤之言與前聖實相符契蓋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紜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絶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内尚恩易於揜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牵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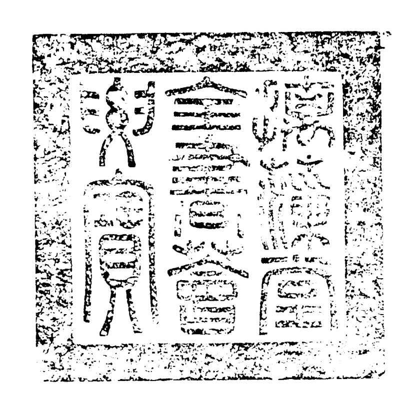
高帝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羣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睽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詖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則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



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眞妄者人爲之僞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惇頤之言淵乎旨哉



大學衍義卷一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福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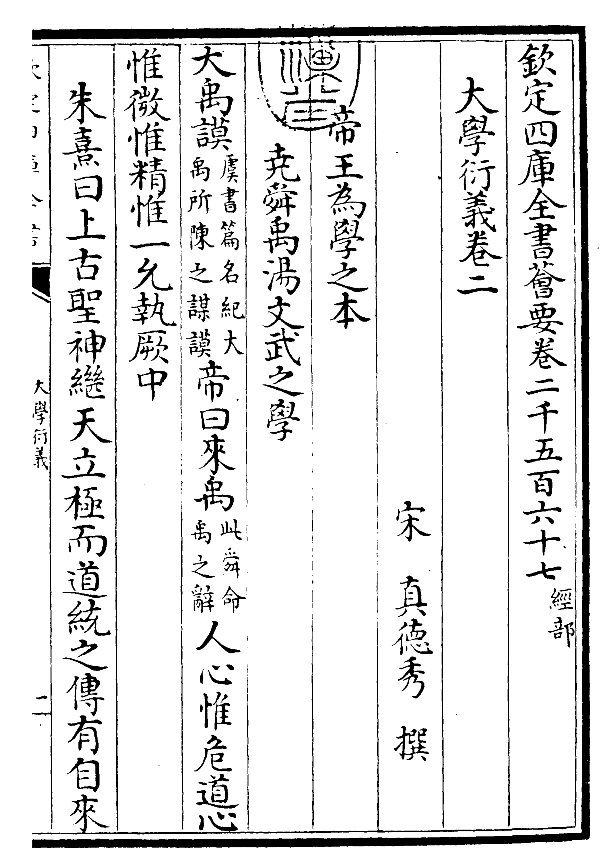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浦　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卷二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大學衍義卷二

宋 真德秀 撰

帝王為學之本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大禹謨（虞書篇名紀大禹所陳之謀謨）帝曰來禹（此舜命禹之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熹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

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欲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夫心之虚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

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則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静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

天下之大事而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
天下之理豈有以加于此哉
臣按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
萬世聖學之淵源人主欲學堯舜亦學此而已矣
先儒訓釋雖衆獨朱熹之說最為精確夫所謂形
氣之私者指聲色臭味之欲而言也性命之正者
指仁義禮智之理而言也聲色臭味之欲皆發於
氣所謂人心也仁義禮智之理皆根於性所謂道

心也今即人主一身言之宫室之欲其安膳服之欲其美與夫妃嬪侍御之奉觀逸游田之樂此人心之發也是心為主而無以裁制則物欲日滋其去桀紂不逺矣知富貴之不可恃而將之以憂勤知驕侈之不可肆而節之以恭儉知旨酒厚味為迷心之鴆毒思所以卻之知淫聲美色為伐性之斧斤思所以逺之此道心之發也是心為主而無以汨喪則理義日充其去堯舜不逺矣人心之發

如銛鋒如悍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曰微惟平居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為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為仁義禮智而發則一意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理義常存而物欲退聽以之酬酢萬變無往而非中矣蓋主於中則曰道心形諸用則曰中道本非二事也欲學堯舜者其惟用力於此乎

益稷亦虞書篇名禹曰都都美也帝慎乃在位帝曰俞俞然也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幾微也康安也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丕大也徯待也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申重也休美也

臣按禹既以謹之一言戒帝矣猶謂未盡其義又為三言以敷析之安汝止者謂安其心之所止也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為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

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然欲其常安則有道焉幾者念慮萌動之初康者治安愉佚之際幾微之不察則喜怒哀樂有時而失節治安之不戒則盤樂怠傲有時而或肆如是而欲安所止其可得乎曰安止曰幾康者聖人養心之要法也心得其養則能慎乃在位矣又必輔弼之臣莫非正直則内外交養無時而不安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矣舜以精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

舜用功若異而歸宿實同欲知舜禹之學者合而玩之可也

仲虺之誥（商書篇名仲虺湯之左相作此以告成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懷謂心歸之也）志自滿九族乃離（志者心之所存也滿驕盈也離散也）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建立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以義制事（制裁制也）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臣按此仲虺勉湯之辭欲其於身心用其功也德

脩於身者日新而不已則萬邦惟懷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心之所存者驕盈自足則九族乃離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日新則日進一日堯舜兢業之事也自滿則日怠一日後世人主不克終之事也治亂之分在此而已懋昭大德即所謂日新其德也懋者欲其常勉昭者欲其常明此心無時而不勉則其德無時而不明懋之一言乃其機括也大學所引湯之盤銘即其事也懋昭大

德者脩身之事大學所謂明明德也建中于民者以身率人之事大學所謂新民也中者民性之本然惟因物有遷故失其正聖人以一身為民之極使望而趨之皆歸於中此所謂建中于民也然其道豈有他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而已葢事有萬端未易裁處惟揆之以當然之理則舉措適當無一事之不中矣心有萬慮未易執持惟内主於敬而視聽言動不敢肆焉則周旋中禮而無一念之

不中矣已之中乃民之所由中也夫王者所以為法後世者義與禮而已道備於身而無闕則法垂於後而有餘然必不恃已之善以資夫人之善乃可以興反是則危亡之道也虛心好問則天下之善皆歸於我豈不裕乎矜能自任則一己之善其與幾何豈不小乎成湯聖人也而仲虺勉之以學丁寧切至有如此者後之人主可不深味其言與

伊尹作咸有一德亦商書篇名作此以告太甲曰惟尹躬暨湯咸有

一德躬身也暨及也咸皆也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協合也

臣按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又曰湯武身之也則成湯之聖蓋由學入而其所以有一德者伊尹輔佐之力也伊尹至此又舉以告太甲焉一者何純而不雜常而不息之謂也吉凶者善惡之應人之秉德也純善而能常則動無非吉矣

不純乎善而人欲參之不常乎善而人欲間之則二三其德而動無非凶矣易以日新為盛德先儒謂人之學不日進則日退故德不可以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勤而終怠始敬而終肆以一出一入之心為或作或輟之事德何自而新乎終始之間常一不變則德日以新矣然德無定名有凶有吉將何所擇而師之要當主其善者以為師善者斯德而不善者非德也善無定體將何所

擇而主之要當以協于一者為主一者斯善而不一者非善也天下之理凡出于一者無有不善如乍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興焉此時未有他念之雜一而善也纔有納交要譽之心則不一而非善矣故考德者以善為主而擇善者又以一為主太甲悔過遷善之後伊尹猶慮其擇善未精執德不定而轉移于他日故特作一德之書以告之而精要莫切於此數語嗚呼惟精惟一舜將遜位而後

以告禹咸有一德伊尹將告歸而後以告太甲付授丁寧之意如此為人君者可不味斯言乎

周公作立政周書篇名公作此以告成王　文王惟克厥宅心宅心謂安宅其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臣按文王之宅厥心即大禹所謂安汝止也堯舜以來累聖相傳一本乎此成王即政之始周公恐其知文王之治法而未知文王之心法也故作此書以立政為名所陳皆命官用人之事而必以宅

心為先蓋用人乃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之本也夫政事之脩廢由用人之得失為人君者孰不知之而用舍之間鮮不易位者心無定主而是非邪正得以眩之故也文王惟能安定其心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賢而有德者心猶水然撓而濁之不見山嶽淵澄弗動毛髮燭焉惟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惟至静可以見天下之動文王之用人所以皆適其當者由

其能宅心之故也文王生知之聖若無所事乎學而其所謂克宅心者是乃文王之學也然不曰克宅厥心而曰克厥宅心者亦猶臯謨不曰慎脩厥身而曰慎厥身脩也讀者其可以辭害意哉

洪範周書篇名洪大也範法也言治天下之大法惟十有三祀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商曰祀周曰年箕子義不臣周故乃稱祀王訪于箕子箕子殷父師也武王勝殷殺紂立紂子武庚以箕子歸而訪問之箕國也子爵也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歎辭惟天陰騭下民陰默也騭升也相協厥居相助也協合也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彝常

也倫理也攸所也敘次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鯀禹之父也陻塞也汨亂也陳列也帝乃震怒帝即天也主宰之謂震動也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畀與也疇類也斁敗也鯀則殛死鯀治水九載功用弗成舜殛之于羽山而死禹乃嗣興禹鯀之子也舜舉之以代鯀嗣繼也興起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錫亦與也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以共流行于天地之間故曰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次三曰農用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師兵也農厚也次四曰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

數協合也以人占天欲其協合也次五曰建用皇極建立也皇君也極至也立極于上使人望而從之故曰建用次六曰乂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治人之道用此三者故曰乂用次七曰明用稽疑曰擇建立卜筮人所以稽決疑惑故曰明用次八曰念用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徵驗也念謂念念在此次九曰嚮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攸好德者所好者善也考終命者得正而終也嚮慕也威用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短折則壽與考終之反也疾與憂則康寧之反惡與弱則攸好德之反六極之極謂窮極也與皇極之義不同威猶畏也

臣按武王克商之初未遑他事首以彝倫之敘訪

于亡國之臣訪云者不敢召而就問之也彝倫者治天下之常理先後本末各有自然之理非人之所為乃天之所設也天之於民旣黙隲之於善又助合其厥居然君師治教之責則於我乎屬我乃未知常理之次敘焉此所以問于箕子也堯憂洪水使鯀治之鯀不能因性順導顧乃隄而塞之以激其勢水旣失性火木金土從而汨亂蓋水者五行之首一行亂則五者皆亂矣五行天之道鯀汨

而亂之則逆乎天矣故天動威怒而不與以大法九疇鯀以死禹繼而興隨山濬川行所無事而水患以平天乃以大法九疇與之神龜負文出於洛水龜所負者數爾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為九類即今九疇是也初一至次九即所謂彞倫也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乎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于人而為五常以天道言之莫大於此故

居九疇之首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乎人者也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必至於嫚言必至於悖以視聽則昏且窒以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身治心之要以人事而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身心既治然後可施之有政食貨生民之本衣食既足不可忘本故有祀焉司空居民既得其安矣又有

司徒之教焉教之而不從者又有司寇之刑焉接遠人以禮而威天下以兵凡此皆所以厚民生故曰農用八政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於是繼以歳月日時星辰歴數之紀推步占驗必求以合乎天故曰協用五紀皇者君之稱極者極至之義標凖之名位乎中而四方所取則也故居人君之位者由一身而至萬事莫不盡至而後可以為民之極建者立之於此而形之於彼之謂故曰

建用皇極至於正直剛柔之施又必視時之治否因俗之强弱君當攬權無使威福之移于下臣當循法無使顓恣而僭乎上為治之道無越乎此故曰又用三德國有大事必先詳慮於已而後謀之於人人不能決則又諏之卜筮以決之於天天人相參事無過舉所以保其極而不失也故曰明用稽疑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然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燠寒風皆以其時則建極

之驗也五者常而無節則不極之驗也天人相應若影響然人君所當念念而致察也故曰念用庶徵皇極建則舉世之人皆被其澤而五福應之故堯舜之民無不仁且壽者此人君之所當嚮慕也故曰嚮用五福皇極不建則舉世之人皆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故桀紂之民無不鄙且夭者此人君之所當畏懼也故曰威用六極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爾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

一身始此武王之問箕子之言所以為萬世著龜也

禮踐阼篇大戴禮篇名　武王踐阼三日作者君之階故人君即位謂之踐阼　召師尚父而問焉即太公望　曰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

恐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几於鑑於盥槃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户牖於劒弓矛為銘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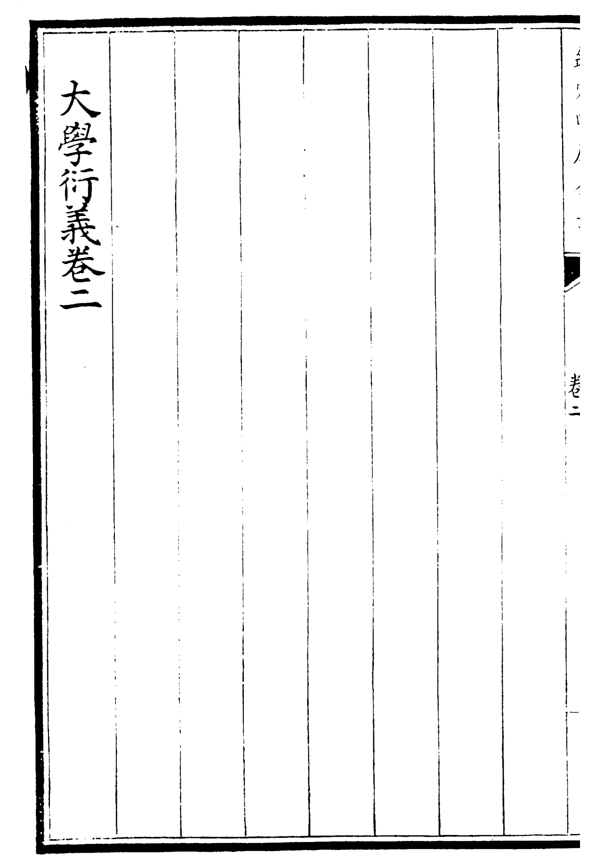
臣按武王之始克商也訪洪範於箕子其始踐阼也又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太公望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二者葢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

之惕若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盖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賛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内直義形而外方盖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内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黄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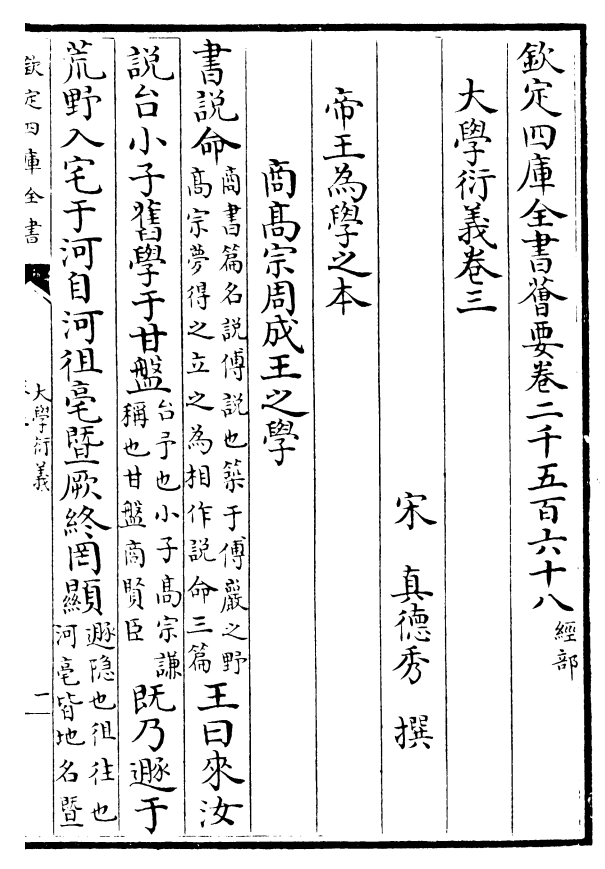
以上叙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或謂堯舜而下皆生知之聖今以學言何哉盖生而可知者

義理之源爾若夫治己治人之法固不能無待於學也傳稱堯舜禹湯莫不有師攷之論語則信而好古者孔子之所自許也學之不講者孔子之所嘗憂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則雖生知之聖未有不從事于學者然自商以前未有學之名觀書所載數聖人之心傳面命與君臣之間胥訓

胥告者無非學也顧治之主誠即其全書而
熟復之則千載聖學之源流將瞭然於胸中
彊勉力行二帝三王之盛可以企及也今特
撮其大要著之於篇以見學者有本云



大學衍義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六十八 經部

大學衍義卷三

宋 真德秀 撰

帝王為學之本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書說命商書篇名說傅說也築于傅巖之野高宗夢得之立之為相作說命三篇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台予也小子高宗謙稱也甘盤商賢臣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遯隐也徂往也河亳皆地名暨

及也罔無也顯明也爾惟訓于朕志訓教也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邁行也乃汝也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建立也學于古訓乃有獲獲得也事不師古師法也以克永世克能也永長也匪說攸聞匪非也惟學遜志務時敏遜謙抑也務專也敏速也厥脩乃來允懷于茲允信也懷念也茲此也道積于厥躬積聚也厥其也躬身也惟斅學半斅教也念終始典于學典常也厥德脩罔覺罔無也覺猶知也監于先王成憲監視也先王謂成湯憲法也其永無愆永長也愆過也惟說式克欽承

式用也克能也欽敬也承奉也旁招俊人旁廣也俊賢也乂謂有治人之才也列于庶位庶衆也位職也

臣按高宗之為太子也學于甘盤學未大成而甘盤遯歸荒野自河而亳不知所終高宗自失甘盤茫然無所於學既得傅說遂命之以續甘盤之業爾惟訓于朕志者望說以格心之事也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非賢者脩輔無以進其德汝交脩我而無棄我我能行汝

之教高宗之望於說者如彼其切說其可忘言乎王人所以求多聞者是惟立事而已學必施于事然後為有用之學不然則所聞雖多果何為哉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若書之典謨是已學必求之古訓然後有得若讀非聖之書其何益乎獲者得之于已也學必自得然後為功不然則道自道我自我猶未嘗學也人君行事當以古人為師若自任已意不師古昔而能長治

久安者無是理也于是又言為學之要惟在遜
志時敏遜志者卑遜其心雖有如未嘗有也時
敏者進脩及時日新而又新也凡人之害于學
者驕與怠而已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
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敏則不怠所脩之道自將源
源而來如井之泉愈汲愈有矣夫人孰不知此然
體之不誠則雖得易失惟信之深念之篤然後道
積于厥躬積猶積善之積今日造一理明日又造

一理今日進一善明日又進一善持久不替則道積于身身即道道即身渾然無間矣於是又言斅之與學各居其半我之所教僅能半之高宗於此尤當自力必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然後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曰終始不曰始終者學無止法也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修者以理言之是謂道以所得言之是謂德非有二也說論為學之方至矣猶慮高宗未知所法則又勉之

以成湯為法成湯既盛矣德猶恐其有愆過必改而不吝儻能視其成法安得有愆君德既修然後大臣可舉其職招賢能以列庶位説其敢不欽承乎學之一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説始言之遂開萬古聖學之源其功亦大矣哉

敬之羣臣進戒成王之詩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就成也將大也學有緝熙于光明緝續也熙廣也佛時仔肩佛音弼輔也時是也仔任也肩負也示我顯德行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羣臣進戒首以敬之敬之為言成王則謂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方期日有所就月有所進其道何由惟學而已蓋學則有緝熙光明之功凡人之性本自光明大學所謂明德是也惟其學力弗繼是以本然之光明日以闇晦今當從事於學猶婦功之績接續而不已以廣吾本性之光明然輔弼吾使能當此負任則群臣之責也願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使曉然知用力之方此成

王憲學之難進故望於羣臣者如此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發成王之學惟欲充其性之光明進其身之德行豈後世務外者比哉

以上叙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臣按二君初非聖人之資惟其知學之本故能克己蹈道卒為商周令王後世未有及之者學之有功於人如此哉

帝王為學之本

漢高文武宣之學

漢高帝初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乃公帝自稱也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修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證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先儒胡宏曰賈之對宜曰陛下之得天下非專馬上之力也蓋陛下本以寛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為天下除殘賊所過亡卤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惟恐陛下不為秦王庶幾三代得天下之仁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為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庶幾三代取天下之義不齷齪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任

陳平將韓信庶幾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更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庶幾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政此數者陛下所以得天下也今天下已定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宰天下以詔萬世使陸賈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為人彘趙王如意淮陽王

友梁五恢之皆不得其死哉又安有審食其瀆亂宮闈之醜而呂氏至于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及臯陶伊傅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禮貌大臣蕭相國不繫獄縣布陳豨盧綰韓王信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

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蔕固難於傾拔可以

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手足倒

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於貊

道富者田連阡陌僭擬公侯而貧民寃苦失職矣則

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臨棄天

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

臣按胡宏之論深中當時之失葢賈誼有修仁義

法先聖之言而其所陳不過秦漢間事安能舉其

君於帝王之隆此宏之所以深惜哉

漢文帝時賈誼為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徵召也）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釐福也宣室殿名）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古者君臣皆席地而坐故坐久相親則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臣按文帝之問賈誼及於鬼神之本鬼神者何陰陽造化之謂也帝之問及此其有意窮理之學乎

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帝為之前席其必深有感于心矣惜史氏之不載也然鬼神之事至難言也在孔門惟季路問事鬼宰我問鬼神其他門人高弟大抵問仁問孝問政而已蓋幽明二致而其理一原知仁義則知陰陽能盡性則能至命誼之對亦嘗及此否邪厥後新垣平以詭詐進帝為之惑是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帝有窮理之心而誼無造理之學故君德成就終有媿于古吁可惜哉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臣按彊勉學問者致知之事也彊勉行道者力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皆求以知之篤行則所以行之也又曰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者彊勉之謂也仲舒之學盖有見于此而帝不能用也惜

哉

又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髙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髙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于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臣按武帝之於道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髙明以智識言光大以事業言古之聖王有所聞則必尊不徒聞而已也有所知則必行不徒知而已也故充其智識則髙明

見諸事業則光大由其有求道之誠故也使帝能

用其言設誠于内而致行之不徒為聞道之名要

必有履道之實則其所至詎可涯哉

又曰堯發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

以致之言出於巳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

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進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

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積善在身猶日長加益而

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臣按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自七篇之後未有及此者使帝置仲舒於左右丞弼之地必能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陳於前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意奢淫之失窮兵夷狄之禍又安得惑邪臣之譖興巫蠱之獄而致父子隔絕闕庭流血之變哉故劉三策之言尤切者著于此以見武帝雖有志于學而實不

知所以學為可惜也

倪寛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寛語可觀乃從寛問一篇

臣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皆人主之軌範也武帝初以為樸學弗好既失之矣及聞寛語可觀又止從問一篇則是其弗好如故也然聖經之藴無窮隨其所入皆必有獲百篇之書無所不備使帝於其一篇果嘗深玩而服膺焉修已治人亦

有餘用而帝之行事未見有一與書合者是亦徒

聞而已果何益哉

武帝詔求能為韓嬰詩者徵蔡義上詔見說詩甚悦之

擢為光禄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臣按武帝悦蔡義說詩既引以自近又使授其子

意亦美矣然不知義之講說其果能有得詩人之指

邪夫詩三百以關雎為首重風化之源也而武帝

之衛后以謳者進李夫人以倡進大本如此他可

知矣故窮奢極欲則非鴛鴦之義重賦橫斂則昧碩鼠之戒以天旱為乾封安有雲漢之恐懼用讒言殺太子不監青蠅之罔極孔子曰誦詩三百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為武帝近之矣

宣帝高才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

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鬱於大道鬱不明也大道謂先王之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二人宣通也究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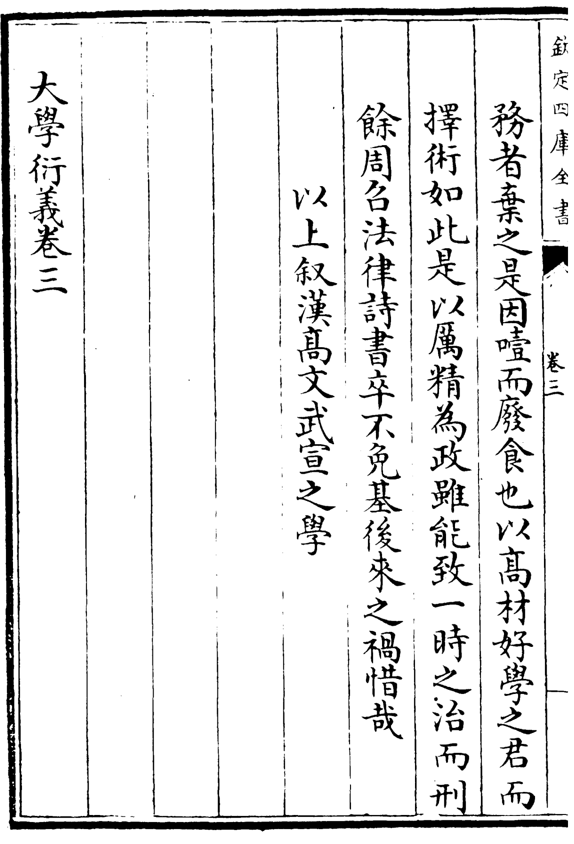
孝元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刑謂刑法名謂名家者流考核名實者也繩束也甞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按宣帝之詔以陰陽風雨之未時由其不明六藝闇於大道蓋人君不明經不知道則無以正心

而修身一念之不純一動之失中皆足以奸陰陽之和故洪範以雨暘燠寒風之時為肅乂哲謀聖之應五者之不時為狂僭豫急蒙之應人主之一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善惡吉凶之符甚于影響蓋如此後世人主鮮或知者而帝獨知之可謂卓然有見矣然其所舉吏民之厥身修正通文學明先王之術者乃寂無聞焉夫正身明道之士誠世之所鮮有使帝果以誠求之豈無一二近似者出

為帝用虎孜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之長策而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為迂闊矣使子思孟子生乎其時皇皇於仁義而不汲汲於功利其與帝枘鑿將有甚焉者然則正身明道之士竊見此指其肯輕為帝出哉夫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其為道若白黑之異色清濁之異流不可雜也雜則黑與濁者終勝矣帝乃以霸王道雜為漢家之制度可乎且帝嘗受論語矣語曰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恥且格又曰子為政焉用殺則夫子之意正欲人
君純任德教也又嘗立書春秋于學官矣孔子定
書紀文武成康之政為後世法而春秋尊王道黜
覇術是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用周政也帝乃曰
德教不可任周政不可用則是論語不必受書春
秋不必立也俗儒是古非今固不足用獨不當求
真儒而用之乎以俗儒不達時宜而并儒之通世



務者棄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以高材好學之君而擇術如此是以厲精為政雖能致一時之治而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基後來之禍惜哉

以上敘漢高文武宣之學

大學衍義卷三